

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及北區校長會合辦

「我眼中的跨境生活」徵文比賽

中學組亞軍

我眼中的跨境生活

風采中學 4A 李昆澤

我拿起一張帶淡綠色的香港身份證，將卡隨意插入 e 道門前的孔，孔很小，但我並沒有仔細對準。慢悠悠地走入 e 通道裏，把拇指按在指紋接收器，按的力道剛剛好，出口的門很快便打開。靈巧的左手把身份證裝入膠套，然後繼續低頭閱讀我新買的書。

到乘搭港鐵的路早已嫻熟於心，顯示幕上出現了「10、9、8、7……」的倒數字眼，我恰恰在門縫中間穿過，回頭時，正好看見一個拿水貨的叔叔用雙肩頂著電子門，門立即再打開。我轉過頭來，一輛手推車撞掉了我的書，俯首而拾，悠然間，卻見遠方起伏的山巒，兩行不知名的白鳥劃過碧空。看看手錶，離上課時間還有一小時。我吐了口氣，步伐慢了起來。

水貨客急急忙忙地拉著紙皮箱和手推車在我身邊走過。每一天，為了能準時達到學校，不但要早起一小時，也要像這些水貨客般，匆匆地穿過這些已成定格的景色，只是用記憶觀察那毫無生氣的機器牆

壁，用印象呼吸泛起的輕風，伴著深圳河獨有的潮濕味道。

十年了！跨境學生和香港學生的界限早已模糊，海關亦變成小平原的彎曲小徑——多走幾步而已。但我和一般新移民受盡排擠，欺凌的故事不同，或許是因為這個——十年吧。

一年級的時候，我們的小學有大量的跨境學童新生，依稀記得，每天接載這些學童的校巴，便有五六輛之多。每天回到學校，猜皇帝、捉迷藏，歡聲笑語充斥後花園，沒有內地和香港之別，而老師總站在操場中央，負手而立，一抹淺淺的微笑。

那時的陽光，最是和暖……

對過境學童來說，最害怕的或許就是遺失了證件，我也試過一次。二年級的時候，頑皮的我和幾個朋友擺脫了過關祿姆的帶領，肆意地在過境大橋上飛奔，跑到回鄉卡的關口前，我正準備把卡遞給海關人員的時候，一雙小手在證件袋中不斷摸索，臉上一直在和同學嬉笑。可我卻發現小小的證件袋中空無一物，笑臉則開始凝固。當我連書包每個口袋都找遍，眼看同學一個一個過了關，小頸努力地探出來，看發生什麼回事，我——開始彷徨了，急得直跺腳，然後帶著淚回後方跑，找到祿姆，祿姆再打電話給媽媽。我想：「我會不會永遠回不去深圳？」——一關之隔，也許真能隔開一個家。最後我當然找回證件，破涕為笑，繼續天真。

門再次打開，湧入了一大批人。門開門閉不止，人匆匆而過，駐足下來的又有幾人？

跨境學童的生活，就是笑與淚的交織。十年，一切都這麼熟悉，卻那麼模糊，我慶幸曾有一刻用心感受這片土地的一切，然後我將繼續前行，迎著當初那束陽光，走過第十一，十二年……